

毒木圣经

〔美〕芭芭拉·金索沃 著 张竝译

The Poisonwood Bible



毒木圣经

(美) 芭芭拉·金索沃 著

张竝 译

The Poisonwood Bibl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木圣经 / (美) 金索沃著; 张立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3

ISBN 978-7-5442-8088-4

I. ①毒… II. ①金…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309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5-051

THE POISONWOOD BIBLE

©1998 by Barbara Kingsolve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rances Goldi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毒木圣经

[美] 芭芭拉·金索沃 著

张立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黄渭然
特邀编辑 陈 蒙 第五婷婷
柳艳娇 郑小希
营销编辑 萧佳杰 张艾茵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470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088-4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Contents

1	第一部 创世记
89	第二部 启示录
197	第三部 士师记
335	第四部 神与蛇
401	第五部 出埃及记
539	第六部 三童之歌
565	第七部 树之眼
575	跋

第一部 创世记

神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记》1:28^①

^①本书中出现的圣经经文及人名，大部分参照中文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未收录的，则参考了思高本圣经。

奥利安娜·普莱斯

佐治亚州，桑德林岛

想象一片废墟。这废墟怪异之极，绝不可能存在过。

首先，勾勒出森林。我要你成为它的良心，成为树之眼。树，一列列地立着，长着滑溜的、条纹状的树皮，犹如肌肉发达的野兽，不可思议地疯长着。每一寸空间都充盈生命：精致而有毒的蛙，斑斓的纹路有如骷髅，攫住对方交媾，将珍贵的卵分泌到滴水的叶片上。藤蔓紧缠着自己的同类，无止休地角力，要迎着阳光。猴子在呼吸。蛇腹滑过树枝。排成纵队的蚂蚁大军将猛犸象般庞大的巨杉树干啮成清一色的颗粒，再将之拖入地底的暗黑之中，供它们那永不履足的蚁后享用。与之相对，幼苗如同一支合唱队，拱着脖子，从朽烂的树桩中探出，从死亡里吮吸着生命。这片森林啃啮着自身，永生不息。

此刻，下方的小径上出现一列纵队，一个女人和紧随其后的四个女孩走了过来，全都身着衬衫式连衣裙。从上方这么看去，她们仿佛注定要迎接不幸的苍白花朵，定然会惹你心生怜意。可要小心了。你还是等到以后再来决定她们值得什么样的怜意吧。尤其是母亲——看看她是怎么领着她们的。她的眼睛是浅色的，小心翼翼。她用一条破烂的蕾丝手绢束起一头深色头发，凸出的下巴因两旁摇晃的假珠子大耳环而忽闪忽闪的，那珠光恍若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头灯，照亮了路途。女儿们走在她身后，四个女孩身体紧绷，好似上紧的弓弦，各自急切地要向不同的道

路发射出自己的女人心，或通往荣耀，或通往诅咒。即便现在，她们也像同囚一袋的猫那样抗拒亲密：两个金发女孩——矮的野性，高的傲慢；两个深褐色头发的女孩书挡般分别走在队伍的两头。她们是一对双胞胎。走在前头的那个急于领先；后面那个则拖着脚步，一瘸一拐地颇有节奏。她们会不屈不挠地一起翻跨过横倒在路上的腐朽树干。母亲优雅地挥着手领路，拨开一张又一张蛛网的帷幕，就像在指挥交响乐团。在她们身后，帷幕闭合，蜘蛛重又操起杀戮的勾当。

溪岸边，她摆好可怜兮兮的野餐，只是些压得紧实的碎面包块，夹了些碎花生和一条条苦巴巴的芭蕉叶。经历了好几个月某种程度上的饥饿，孩子们都已忘了抱怨食物。她们就这么静静地吞咽着，然后抖落碎屑，在湍急的溪流中顺流而下游一会儿泳。母亲独自一人留在水畔参天的树木间。如今这地方对她而言就像起居室般熟稔，在这座她从未期待置身其中的生命之屋里，她忐忑地休憩，静静注视着黑压压的蚂蚁在碎屑上热火朝天地忙活。要知道，那些碎面包块本就是顿过于寒碜的午餐。总是有生灵比她的孩子更饥饿。她把裙子掖至腿间，审视着自己那双窝在岸边草丛里的枯瘦的、寸羽不生的脚，它们就像一对无助的鸟儿，无力飞出草丛，飞离她所知的已然临近的灾难。她可能会失去一切：她自己，或更糟，失去她的孩子们。最糟的是失去你，她唯一的秘密。她的最爱。对一位只能责怪自己的母亲来说，要如何来承受这一切呢？

她孤独得要命。后来，倏然间，她不再孤独了。一头美丽的动物就站在溪流对岸。她和它从各自的生命中抬起了头。女人和动物，惊讶地发现彼此竟在一地。它凝滞不动，用那尖梢泛黑的耳朵探究着她。幽暗的光线沿着它略微隆起的肩部往下延伸，使它的背部呈带紫的褐色。森林投下一道道线条般的阴影，在它体侧的白色条纹上交叉而过。它高跷般的前腿斜支在两侧，就那样僵直着，因为它正要俯身饮水时被逮了个正着。它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膝盖略颤了颤，然后是肩膀，一只苍

蝇在那儿骚扰它。最终，它不再警惕，望向一边，喝起了水。她能感受到它卷曲的长舌触到水面，仿佛正舔着她的手。它的脑袋轻轻颤动着，像在微微点头；表面似有丝绒质感的兽角从背后闪出亮亮的白色，犹如新叶。

无论意味着什么，那一刻稍纵即逝。一个人屏住呼吸的时间？蚂蚁的一个下午？我只能说，很短，因为尽管孩子们支配我的生活已经许多年，一个母亲还是能记起寂静的度量衡。我从未有过五分钟不受打扰的宁静。当然，我就是那个溪岸边的女人。奥利安娜·普莱斯，婚后成为南方浸信会教徒，孩子们有生有死。仅此一次，獾狷狍来到溪边，我是唯一见到它的人。

直到后来，在亚特兰大生活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它的名字。那时候，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不想过多地与人打交道，只想在公共图书馆里皓首穷经，相信自己灵魂中的每一道裂缝都可用书去填补。我读到，雄獾狷狍的个头比雌的小，也更害羞，此外，人们几乎一无所知。数百年来，刚果谷里的人都会讲起这种美丽、怪异的动物。欧洲探险家听闻之后，都认为它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又是一则从饱经箭镞荼毒、嘴唇穿骨的暗黑大地上传来的新奇故事。后来，到了二十年代，当世界其他地方的男人们于战争间歇琢磨着如何改进飞机和汽车时，一个白人终于亲眼见到了獾狷狍。我能想象他拿着双筒望远镜窥伺，举起步枪，用十字准星瞄准，把这头动物据为己有的场景。如今，整个獾狷狍家族都待在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死寂的躯体里塞满了东西，以玻璃珠为目冷眼旁观。于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獾狷狍就成了真实的动物。仅仅是真实的而已，而非传奇。它是种野兽，是似马的羚羊，长颈鹿的亲戚。

哦，可我知道得更清楚，你也是。那些在光亮透明的博物馆里的凝神驻足，无法从你身上获得任何东西。你，这个未被俘获的最爱的孩子，野性未驯就如白昼漫长。你明亮的双眼代表生者与死者，不容稍歇

地压迫着我。坐到你的位置上吧。看看四周发生了什么，想想要是有其他各种可能性的话，又会怎么样。甚至还可以想想，要是非洲根本没被征服会怎么样。想象一下，那些最初到来的葡萄牙探险家靠近海岸，如何用定做的黄铜望远镜窥探丛林边缘。想象一下，奇迹发生，他们因恐惧或敬畏而放下了望远镜，掉转船身，布好缆索，扬帆起航而去。想象一下，若所有后来者都这样做了，又将怎样。那非洲现在会如何呢？我所能想到的就只有那另一头獾狒狒，他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一头。那头能与你四目相对、看透你的独角兽。

我主纪年一九六〇年，一只猴子乘坐美国火箭被送上了太空，肯尼迪家的一个男孩从慈父般的艾克将军^①手中接过了权杖，整个世界在围绕着刚果这个轴心转动。猴子遨游于太空，尘世的人们则关起门来为刚果的宝藏讨价还价。当时，我也在那儿，就在那根轴的轴尖上。

我丈夫信心十足，我的孩子们需要照顾，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这股激流和暗流当中。可那只是我的借口，事实上他们谁都不怎么需要我。我最大和最小的孩子打从出世就试图像褪壳一样脱离我的保护。我的双胞胎内心洞若观火，她们对许多事都很感兴趣，就是对我视若无睹。而我丈夫，唉，则应了那句“地狱烈焰不及浸信会牧师之怒火”。或许，我嫁的这个男人根本就没爱过我。爱我，大概会妨碍他投身于全人类事业吧。我之所以仍旧是他的妻子，是因为我每天能做的也就这么一件事。我女儿会说：瞧，母亲，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她们根本就不懂。人能拥有的只有自己的生活。

我见到过什么，她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见过一家子织巢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一起筑巢。它们做的窝大得可怕，里面塞着些细木棍儿、

^①即艾森豪威尔，第34任美国总统。继任总统为肯尼迪。

幼鸟，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让整棵树轰然倒地。我没对丈夫和孩子们讲这事，从没讲过。你能明白了吧。我有自己的故事，随着年事日高，这些故事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如今，每当天气的些许变化幽幽地直沁到我骨头里，我就在床上辗转难眠，回忆像嗡嗡作响的苍蝇飞离残骸般在我脑中升腾起来。我很想撵走它们，但又发现自己在谨慎而精心地选择着可以曝光的回忆。我想让你觉得我是无辜的。正如我渴望你那迷失于途的娇小身体一般，现在我也想让你晚上别再用手指触摸我手臂的内侧，别再轻声软语。我的生死取决于你评判的力度。但还是先让我说说自己是谁吧。我要声明的是，我和非洲一块儿待了段时间，后来便分道扬镳了。似乎我们都没能与对方好好相处，结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我就像患上了罕见的疾病，被非洲折磨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能完全康复。也许我甚至会袒露实情——我和那些骑马者一道骑马而入，目睹了灾变。^①但我还是要说，我只不过是个被俘虏的证人。若我自己不算战利品，那当个征服者的妻子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他又算什么呢？当他跃马扬鞭前去征服那些从未受外界影响的部落时，你难道不觉得他们是满怀渴望地倒在了那些天蓝色的眼眸前吗？然后，他们渴求着一场转变，就靠着那些马，那些枪？这就是我们回头冲着历史喊出的话，从未停歇。不光是我，还有以各种方式撒播的罪行。而我自己还得喂饱好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我那时不懂。我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会说我有。你会说我穿越非洲的时候，手又没被铐着；而现在我不照样顶着这身白皮肤和别人一样走来走去吗，还披挂着偷来的行头：棉料衣服、钻石。怎么说也算自由自在，活得挺滋润。我们之中有些人很清楚这些财富是如何得来的，有些人则不明就里。但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将它们披挂在身。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我们该如何容忍并承

^①典出《圣经·启示录》6:1-8，四个骑马者分别象征征服、战争、饥荒及死亡。

受它们？

我知道人是怎么回事，知道他们都会怎么想。大多数人从摇篮走到坟墓的一路上，良心一直清白如雪。很容易去指责其他一些人，反正他们都已经死了，就从那些在河岸上挖挖烂泥、东嗅西嗅地想要嗅出点铜臭味的人开始吧。比如，利文斯通博士^①，不就是那个恶棍吗？他，还有所有那些牟取暴利的奸商，他们离弃非洲就如丈夫抛下妻子，让她赤条条的身子蜷缩着，围绕着子宫内空空如也的矿脉。我了解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清白如雪的良心背后，都付出了什么样的尘世代价。

如果我不曾以血相抵，我和其他人也将没什么两样。我想都没想就踏上了非洲，始于家人神圣的感召，却终于这可怕的结局。在那段日子里，在所有那些热气熏蒸、浓墨重彩、散发着泥土气味的白天黑夜里，我相信那里存在着正直教义的某种精髓。有时候，我几乎能说出那究竟是什么。如果可以，恐怕我会把它抛给其他人，尽管有可能让他们不再那么怡然自得。我会从自己肩上卸下这难堪的故事，像展平失败的作战书那样暴露我们的罪孽，在早已对我怀着戒心的邻居们面前挥舞这封认罪书。但非洲却在我手下移步换形，拒绝成为某段失败关系中的一方。除自身之外，它完全拒绝成为任何一个地方，或扮演任何一种角色。它，这座动物王国，如今正在荣耀王国里把握时机。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坐到你的位置上吧。别给这个鬼魅般的疯婆子留下搅扰那片宁静的任何余地。什么都没留下，只除了她自己的生活。

我们只是一心想掌控行走于大地上的任何一个活物。于是我们踏上这片土地，认为这里一片混沌，只有黑暗在水面上游弋。你现在笑了，当你啃噬着我的骨头时，你没日没夜地笑。但在当时，我们还能怎么想呢？只知道一切始于我们，也终于我们。即便现在，我们又知道些什么

^①戴维·利文斯通（1813 - 1873），英国传教士，著名的非洲探险者。

呢？去问问孩子们吧。瞅瞅她们都出落成什么样了。我们能谈论的，只有我们所携之物，以及我们所取之物。

我们所携之物

基兰加，1959年

利娅·普莱斯

我们从佐治亚州的伯利恒来，把贝蒂妙厨蛋糕粉带进了丛林。姐妹们和我们都指望在这十二个月的传教期内每人过次生日。“老天都知道，”母亲预言道，“刚果是不会有贝蒂妙厨蛋糕粉的。”

“不管我们去哪里，都绝不会有人做买卖。”父亲纠正道。他的语调表明母亲没能领会这次传教的精神，她对贝蒂妙厨蛋糕粉的担心使她和那些钻在钱眼里的罪人成了一丘之貉，耶稣最烦这种人，后来一发火，就把他们赶出了教堂。“不管我们去到哪里，”父亲想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些，“都不会有‘Piggly Wiggly’这样的超市。”显然，父亲认为正是这一点帮了刚果的大忙。而我只要往这方面稍一寻思，就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当然，母亲并不想和他唱反调。但一旦明白了再也没有转圜余地，她就会跑到客房里，把她觉得所有能让我们在刚果勉强度日的尘世之物都摆开来查点一遍。“都是给孩子们用的，最低限度了。”她整天就这样压着嗓门咕哝着。除了蛋糕粉之外，她还积存了十几罐安德伍德牌火腿肉；蕾切尔的象牙色塑料柄手镜，镜背是戴着扑粉假发的女子像；一

只不锈钢顶针；一把挺好用的剪刀；十几支2号铅笔；许许多多创可贴、止痛片、止痛搽剂；一支体温计。

现在，我们到了，拖着这么一大堆安全运抵却派不上用场的色彩斑斓的宝贝。我们的货物几乎原封未动，只有止痛片被母亲拿了出来，顶针被露丝·梅掉进了茅坑。然而，我们从家里运来的这些补给品似乎已经成了往昔世界的指代：它们显眼地杵在那儿，在我们的刚果之屋里，犹如灯火通明的派对上的装饰品，被无处不在的泥土色的背景衬得十分突兀。当我凝视着它们时，雨季的光线照进我的眼眸，刚果的沙砾亦嵌入我的牙缝，我已几乎回想不起原来那个地方——在那里放上这些东西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只记得一支黄色的铅笔，还有一只放阿司匹林的绿瓶子，就挤在架子高处的许多绿瓶子中间。

母亲想要完备地考虑每一种紧急情况，比如饥荒和生病。（一般而言，父亲也赞同紧急情况一说。因为是上帝将预见的能力唯独赋予了人类。）她从我们的外公巴德·沃顿医生那儿弄到了一大堆抗生素。外公得了老年痴呆症，总喜欢光着身子往外跑，但有两件事仍干得很漂亮：赢棋，以及给我们写处方。我们还带来了一口铸铁煎锅、十包酵母粉、锯齿剪刀、从一把短柄小斧上卸下来的斧头，以及一把铲茅坑用的折叠式工兵铲，七七八八一大堆。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得随身带来的全套文明之恶。

来这儿，即便只带上最低限度的行李，也是场考验。就在我们觉得已经全部准备妥当、预备动身之际，没承想却得知泛美航空越洋航班只允许带四十四磅行李。每人四十四磅，多一克都不行。唉，我们都被这个坏消息打击得垂头丧气！谁能想到现代的喷气式飞机还会限重？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都加到一起，包括露丝·梅的箱子——幸好，她虽然还小，但也能单独算一个人了——结果超重六十一磅。父亲审视着我们的绝望，好像老早就料到会这样。他让妻子和女儿们自个儿去想办法，只扔下一句话，要我们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可没有手镜和阿司匹林的需求。